

蘇曼殊外傳(四)

戚宜君

——曼殊和尚的錦繡人生

蘇州教書滬上筆耕

清光緒二十九年，民國紀元前九年（一九〇三），蘇曼殊在同國的博愛輪上，度過了二十歲生日；回想起這樣的身世、淒苦的童年、家人的冷峻虐待、鄉人的譏訕歧視、求學時期艱難的生活狀況，真是百感交集，壓抑得使他喘不過氣來。

揚言跳海擺脫羈絆

此行原本是要經過上海、香港而抵澳門，然後再返回香山鄉恭常都瀝溪鄉的白瀝港村。此時聽說父親正在病中，嫡母黃氏性情益加乖戾，庶母大陳氏接二連三又生下了名齊、惠珊兩個女兒，連同原先的祝齡、祝年、惠芬，總共是五位千金；叔父蘇德生的大兒子維春在外謀生，次子維翰在日本求學，另外還有維鏞和維駿與蘇曼殊的年紀不相上下；這樣一大家子人，正陷於羣龍無首，坐吃山空的局面，如果回到家裡，只是多了一個吃閒飯的人而已，而且這一碗閒飯勢必吃得十分辛酸而痛苦，如何來面對未來的一切，又如何來安排今後的出路呢？

蘇曼殊越想越不是滋味，眼看吳淞口在望了，遂快刀斬亂麻的作下莫可奈何的決定——何不脫離親情的羈縻，海闊天空的闖蕩一番呢！既不願回家，更不願再受表兄林紫垣的無理兼脅迫式的約束。於是一到上海，便寫了一封偽裝自殺的信件寄給林紫垣，說什麼「伶仃一身，四顧茫然，天下之大，竟無我容身之地；學業未成，壯志難伸，弗如一死耳！」

信寄到橫濱以後，林紫垣着實為之大吃一驚，後來輾轉探悉蘇曼殊並未跳海輕生，只是行踪飄忽，再也沒有取得連絡而已。在林紫垣認為，對這位不務正業的表弟已經是情至義盡了；但在蘇曼殊想來，早早的擺脫惟一能够約束他的人也好，就這樣一躍而進入他人生嶄新的旅程。

這時中國的留日學生先後紛紛回國者不在少數，在日本曾有同室之誼的陳獨秀與章士釗，正任職於上海「國民日報」，透過他們的推薦，蘇曼殊應聘為蘇州「吳中公學」的教習。

「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」，蘇州位於水鄉澤國的中心，整個城市都建築在河流水渠之上，俗有「東方威尼斯」之稱。姑蘇文物，冠絕東南，

各種建築，古趣盎然，名園羅列，古蹟處處，山水花石，千古流芳。蘇曼殊對於靈巖山、虎丘、寒山寺、滄浪亭、獅子林等名勝古蹟早已耳熟能詳，因此便迫不及待的前往蘇州「就任新職」。

蘇曼殊在「吳中公學」交往最為密切的有三位同事，一個是包天笑，名公毅，號朗生，蘇州人；另一個也是蘇州人祝心淵，名秉綢；還有一個是廣東同鄉湯國頓。包天笑初見到蘇曼殊的印象是這樣的：神貌清癯，飄然物外，不修邊幅，一襲布衣却不掩其灑脫的風韻。包天笑曾有一首絕句形容蘇曼殊：

波海東來是一癩，芒屨布衲到姑蘇；
劇憐秋扇遺捐棄，難覓兒童撲滿頭。

蘇曼殊也認定包天笑是一個纏綿悱惻之人，曾以他所最醉心的「靜女調箏圖」相贈。蘇曼殊在「吳中公學」授課之餘，不是遊山玩水，就是閉門作畫，等到他在蘇州玩够了，便毫不留戀的飄然而去。行前以詩並畫別湯國頓云：

踏海魯連不帝秦，茫茫煙水着浮身；
國民孤憤英雄淚，灑上綉銷贈故人。
海天龍戰血玄黃，披髮長歌覽大荒；

易水蕭蕭人去也，一天明月白如霜。詩意悲壯淒涼，滿腔的憤懣，充盈着對國家民族的關懷，立志要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，豈可踰隙墮下而為猴孫王乎？蘇曼殊由蘇州返抵上海，擬藉筆墨喚起中華民族的靈魂，投身「國民日報」，從事實際的革命救國工作。他陸續續續撰寫了不少文稿在報上發表，例如：「嶺海幽光錄」是以筆記體裁，敘述明末志士的反清復明史實；「娑羅海濱逐跡記」是以印度亡國之恨為借鏡，呼籲國人必須痛加覺醒而勿蹈覆轍；至於「嗚呼廣東人」，則是針對一些媚外辱國的可恥行徑大加鞭笞；還有翻譯法國大文豪雨果之「慘世界」，以及翻譯英國大詩人拜倫之「哀希臘」，無非都是以旁敲側擊的手法，進行影射式的呼籲，以期喚醒國人，造成一股澎湃的潮流，以挽救當時瀕臨亡國滅種的危機。

倡說維護民族自尊

特別是對於絀崽洋奴，只知巴結外國人，動輒千方百計的歸化為外國籍，把自己的祖宗拋到九霄雲外的中國商人，蘇曼殊不遺餘力的口誅筆伐，認為他們這一小撮人物，就是亡國滅種的禍根。他非常痛心的發現：各國以商而亡人之國，而中國却以商而先亡己之國。因此他大聲咒罵，更大聲吶喊，希望那些自認為開通的洋奴買辦，要認清時勢，勿忘根本，無論如何要為炎黃子孫，保留一些起碼的尊嚴與正氣。

在上海「國民日報」從事筆耕的一段時日中，同事陳獨秀與章士釗兩人，在日本東京時曾經

與蘇曼殊共患難，但一個是思想乖異，腦子裡充滿了仇恨心理；一個則醉心富貴榮華，整天作着升官發財的白日夢，蘇曼殊頗不欣賞他們的為人，因此並沒有深刻的交往。倒是與社裡另外一位福建籍的同事何應施（號梅士），相處得十分融洽，認為他實在是一個性情中人，而且更有着一段甜蜜的爱情故事。可惜此人命薄如紙，若干年後蘇曼殊尚不時在詩文中，提到這位一往情深的翩翩佳公子呢。

投奔香港近鄉情怯

日本的舊日同學秦毓鎰與馮自由亦返國抵滬，時相過從，相談甚歡。可惜好景不常，十二月一日「國民日報」被查封，報紙不能出刊，就連住處都發生了問題。蘇曼殊與陳獨秀、章士釗、何應施實屋共居，生活又逐漸陷入絕境，蘇曼殊遂興起離開上海前往香港的念頭。馮自由為他寫了一封介紹信給陳少白。陳獨秀聽到他即將南遊的消息，還贈詩一首云：

江城如畫一傾板，乍合仍離倍可哀；
此去孤舟明月夜，排雲誰與望樓臺。

與蘇曼殊賃屋同住的三人，除了陳獨秀以外，其他兩人似乎並不知悉他即將離滬赴港。一日乘陳獨秀與章士釗外出之際，獨邀何應施至劇院消遣，半途託言忘記帶錢而遽返寓所。何應施攔道：「我袋中有錢，不必歸取！」蘇曼殊仍然堅持。何應施只好在劇院門口等他，左等不見人影，右等也杳無消息。原來蘇曼殊返寓後，拿了章士釗的三十圓，竟然留下一封短箋，像清風一

般的飄然而去了。

欲赴香港，苦無資斧，竟出之以不告而取。在一般人看來，這實在是一種不可饒恕的宵小行為，但是蘇曼殊却毫不在乎，他認為反正已經留書告知，並不算是偷竊的勾當。朋友也知道他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天才，不屑於按照常規一板一眼的行事，因此也就不太與他計較了。

陳少白正在香港主持「中國日報」的筆政，對於蘇曼殊的到來熱烈的表示歡迎，在太平山麓的寓所裡掃榻以待。食宿之餘，無所事事。按照蘇曼殊的能力及志趣，大可以在「中國日報」內謀到一份編輯或者是翻譯一類的差事，然而陳少白却遲遲不予安排。後來才在報社另一位同仁王秋湄的口中，得知原來是因為他在上海「國民日報」上發表的「嗚呼廣東人」一文，毫不留情的「一竿子打翻一船人」，把廣東鄉親都罵慘了。在上海猶可，在香港却萬萬的使不得。如果他如法炮製，再來一次，在遍地都是廣東人的香港地區，怕不要把讀者都得罪光了才怪呢。因此報社裡不敢招惹他，蘇曼殊也只好暫時賦閒了。

進退維谷出家為僧

古剎拜師不戒和尚

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民國紀元前八年的農曆新年，蘇曼殊是在香港陳少白寓所度過的。香港是華人的天下，歡度新年十分隆重，到處一片喜氣洋洋，爆竹聲不絕於耳，人們衣履光鮮，四出拜訪親友。然而蘇曼殊却足不出戶，鬱鬱寡

歡。好不容易挨過了元宵燈節，思前想後，進退維谷，既不願回返故鄉，在香港又難覓適合的工作，寄人籬下，終究不是辦法，於是告知陳少白，擬往澳門一行。陳少白以其性情孤介，無可挽留，遂資助數十金以壯行色。

寒梅吐蕊，柳絲垂綠，蘇曼殊到了澳門，又到了他兒時熟悉的唐家環，再往北走，瀝溪鄉便在望了。「近鄉情更怯，不敢問來人」，鄉音盈耳，風物醉人，然而想起嫡母黃氏的嘴臉，鄰里冷漠的表情，使他不寒而慄。遠遠的在白瀝港村外徘徊了一陣子，不知是一股什麼力量，竟然使他掉頭而去，朝向西北方的大道大踏步走去，日夜兼程，漫無目的，他不知道究竟要到何處去，只是不停的向前走着。第二天晌午時分，他又饑又渴，暫時停留在一間破舊的古剎門外休息，身心疲憊之情狀，溢於言表。

這裡是新會縣的「慧龍寺」，地處荒僻的山野，香火不盛，斷垣殘壁，寥落不堪，僅有主持僧法號贊初一人。也許是他此時的悵鬱心境，正好與眼前的一切有着若干微妙的契合，希望找一處清淨甚至荒涼的地方，以擺脫苦澀的人生與薄澆的世態，使自己能够得到一份寧謐的憩息機會；於是決心棄絕紅塵，出家為僧。

起初，贊初大師並不相信這個翩翩佳公子似的人物，真能看破人世間的一切，皈依佛門，青燈木魚的終其一生；只認為眼前這位眉清目秀的年輕人，也許是受到了重大的刺激，等到心平氣和以後，出家為僧的念頭自然也就煙消雲散了。因此，只是一笑置之，並沒有認真的想要收留他。

無奈蘇曼殊一直跪在廟門外不肯離開，贊初大師只好收他為徒，開始追隨乃師清修。

按照佛門的規矩，剃去三千煩惱絲，無牽無掛的開始新的生活方式，只是出家為僧的第一步驟，接二連三的還要進行「沙彌十戒」、「比丘具戒」及「菩薩大戒」，才算是受足「三戒」，然後才能傳授衣鉢，成為正式的和尚。蘇曼殊在新會縣的慧龍寺中，前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，僅僅剃掉了頭髮，並沒有受足「三戒」；嚴格說來只能算是玩票式的僧人，還不能算是一個真正六根清淨的出家人。

蘇曼殊是一個心有禪機，性情孤潔的人，他嚮往清越幽靜的寺廟生活環境，使他得以好整以暇的鑽研佛理，吟風弄月，遠離人世間的愁苦與生活的瑣碎事務。說得明白一點，也就是他所追求的是公子哥兒式的和尚生涯，而不是受制於戒律的束縛，還要親操井臼的苦修狀況。

「慧龍寺」貧苦破落，幾乎沒有隔宿之糧，蘇曼殊出家以後，不但要一力承擔起砍柴、挑水、炊飯的雜務工作，還得下山沿門托鉢募化錢米。由於地方貧瘠，所得尚不足果腹，長此以往，如何了得，於是「不可久留」的念頭，遂油然而在他心底萌生。

蘇曼殊一生行事，向來是想到就做，絕不後悔，說他輕率從事也好，說他沒有耐性也罷，反正他就是這樣一個全憑一時衝動而為所欲為的人，這一次當然也不例外。

心有禪機化名曼殊

如今他已剃度為僧，僧人除了衣著不同於常人而外，還得攜帶「度牒」作為身份證明，日後方可向名山大寺掛單修行。而「度牒」的獲得，必須受足「三戒」，至少也得要三年以後才有資格領取。好在寺中不久前圓寂的博經和尚，與他的年齡相仿，祖籍南雄州始興縣，俗家姓趙，已經受足「三戒」。他悄悄的檢視這位過世師兄的「度牒」上，密密麻麻的寫了一大篇文字，首先是載明謹遵釋迦遺教云：

佛坐菩提樹下，成無上覺，初結菩薩波羅提木叉，孝順父母、師僧、三寶，孝順至道之法。孝名為戒，亦名為制。正若受佛戒者國王、王子、百官、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夷、優婆塞及一切人、非人等，但解法師語，盡得受戒，千華一佛，共囑流傳。

其次便是摘要臚陳佛教傳入中國以後，歷代朝廷對佛門所發佈的詔命及規定。計有：

唐武德年，詔終南山道宣律師於「淨業寺」建壇寶蓋。

唐大中年，敕上都、東都、荆揚、汴益等州為僧尼傳戒。

宋祥符年，詔天下諸路皆立戒壇，凡七十二所。

明洪武年，奉聖旨：「天下僧院僧人，行童，願要遊方出外、參學，或在寺院、山林傳持戒律，所遇官司毋得稽禁。」

明永樂年，上諭：「行脚僧人受戒，依舊知識，往經壇說戒，若過關津、把隘，官員人等，不許阻擋。」

明萬曆年，欽賜衣孟錫杖，就五臺山傳授「千佛大戒」。

清順治十七年，選僧寺五百衆，欽賜衣孟，就愍忠、廣濟、慈惠三處，設三壇大戒。

清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奉上諭：

「禮部議覆僧道給予『度牒』一事，欽奉聖旨：僧有宗門、教門、律門，皆遵守戒律，清淨焚修者，即應於此中選擇僧錄，以爲緇流領袖。一切僧徒，皆令受戒，給予『度牒』。欽此，欽遵！」

至此，「度牒」的來龍去脈便算是有了皇命作依據，而佛家以「戒」爲入道之宗，六度之首，十方三世諸佛成道之根本，諸大菩薩修行之路徑。凡是受足「三戒」的佛門弟子，均可獲得「度牒」一份，載明傳戒和尚及見證法師，收執隨身，游方參學，以憑照驗，藉以光大佛法，護國佑尼。

事實上，「度牒」也者，不啻是出家僧人的「護身符」了。

蘇曼殊遂把已故師兄「博經和尚」的「度牒」摺爲己有，權作身份證明，打算冒名頂替，以「博經和尚」自居。另外又竊取了乃師贊初大師僅有的銀洋兩角，一溜煙的逃出了「慧龍寺」。

蘇曼殊一路步行至廣州，沿途以乞食果腹，保留兩角銀洋作爲船費，由廣州再至香港。見到陳少白的時候，穿著僧衣僧履，外罩薄棉藍布長坎肩，面容憔悴，已經兩天沒有吃飯了。

陳少白且驚且喜，眼看他的狼狽模樣，真箇是啼笑皆非，連忙招呼他飽餐一頓，問明原由，

不忍心再加以責備。事實上他雖然是一副僧人打扮，而且也有「度牒」護身，然而在心理上並未能真正的作到「四大皆空」的地步，仍然是塵緣未了，輩脛不忌呢！

無論如何，畢竟是經過剃度出了家的人了，雖然「六根」未淨，但在心情及作爲上着實有了不少的改變，老是以「博經和尚」自命，終覺內心忐忑不安，於是想到了一個折衷的辦法，更名為「曼殊」，於是「曼殊大師」、「曼殊上人」便從此逐漸的傳揚開來。

不奔父喪思念親人

當時保皇黨的勢力及組織在日本和香港均頗具氣候，「戊戌政變」失敗後，一些自命爲滿清王朝的新派人物，一批又一批的逃到海外，香港便成爲他們保皇活動的溫床。他們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推翻滿清革命運動，在理論上有着根本的衝突，時常出現白熱化的爭辯場面。蘇曼殊傾心革命，決心正面與保皇黨進行拚鬥，甚至積極籌劃，準備爲國除蠱，打算以手鎗擊殺康有爲，說是擒賊先擒王，保皇黨的黨魁一死，自然也就樹倒糊塗散了。

事爲陳少白所悉，竭誠規勸道：「吾兄志氣可嘉，然而革命工作必須作長期的艱苦奮鬥，非僅對付一人而已，如果擊殺了康有爲，不但不能解決問題，反而徒滋紛擾。」說來說去，此舉是萬萬不可，並力加阻攔；狙擊康有爲一事，遂半途而廢。

轉眼到了三月中旬，乍暖還涼天氣，到處柳

綠桃紅。一日蘇曼殊外出，在新福源客棧不期然的遇見了鄉人簡世錫，雙方談了一些家鄉的情形，珍重而別。過了幾天，簡世錫受蘇傑生之託，專程到香港來找蘇曼殊，要他回鄉完婚，並說他父親已經奄奄一息，希望臨終前能够見他最後一面。

蘇曼殊想起家人族衆相待之薄，又頗不諒解父親棄河合仙生母於不顧，而且平日父子之間的感情尤爲淡薄。且自日本歸國時，已經僞裝蹈海自殺，不打算再回故鄉。更由於如今業經遁入空門，人間的愛憎恩怨早就一筆勾消了。於是心思一橫，雙手合十，垂下雙睫，喃喃的說：「貧僧如行雲流水，了無牽掛，四海爲家，浪跡天涯，你請回吧！」

蘇傑生果然沒有幾天便與世長辭了，蘇曼殊聽到了消息，好像並沒有引起多大的震撼，更沒有回鄉奔喪的意念。長子蘇焯早歿，次子蘇焯又到日本經商去了，蘇曼殊近在香港也沒有回去，蘇傑生臨終連個送終的男丁也沒有，實在也够淒涼的了。而蘇焯與蘇曼殊這兩個中、日混血兒，正應了鄉里族人所咀咒的話頭——實在不是東西。

蘇傑生一死，蘇曼殊與香山蘇家已經完全了無瓜葛，如今他又熱切的想起了這個世界上惟一的親人——遠在東瀛而遍覓無着的河合仙夫人。

天涯浪跡遠遊南洋

找尋往後生命之路

蘇曼殊既然忍受不了「慧龍寺」中的艱苦生活，重回香港後依然是「籌莫展，人到了無可奈何的地步，總想要出奇制勝的來一次「突變」，他打算狙擊康有為的計劃，就是在這種心態下產生的。

陳少白祇是好言相勸，打消了蘇曼殊這種激進而又不切實際的幻想，其他的革命同志還真的放心不下，生怕這個書生型的人物，會鬧出什麼無補於實際，却難以收拾的紕漏。因此，都在有意無意之間，暗示他暫時離開香港；甚至出資並安排船位，送他前往上海「國學社」謀求發展。

「國學社」是中國留學日本回國後的人在上海的聯絡中心，從事研究、集會、出版、宣傳的機構，等於是革命運動在滬上的機關部。蘇曼殊到了「國學社」，與許多舊雨新知相遇，連床話舊，快慰平生。交往密切者有廣東同鄉黃晦聞（節）、鄧秋枚（實）、蔡哲夫（名守，又名有守，號守一、成城、寒瓊，別號蔡八）、張傾城（是蔡哲夫的妻子，名洛，對蘇曼殊尊以師禮），另外還有江蘇人陳佩忍（名去病，號巢南，別號病倩）、高天梅（名旭，號鈍劍，又號劍公、慧雲、慧子）、高吹萬（名燮，號時若，又號寒隱、黃天），以及浙江人諸貞壯（名宗元，號真長，別號大至）。

蘇曼殊過於狷介，一片爛漫天真，似乎在這個花花世界，芸芸衆生之間，根本沒有他容身之地，回到上海以後，一時之間也得不到發揮與發展的機會。午夜夢迴，忽然想到了玄奘大師西天取經的故事，於是異想天開也想如法炮製，計劃

隻身托鉢前往南洋佛國遊學。

蔡哲夫的妻子張傾城聽到了消息，因為她是廣東合浦人，家人曾在南洋各地經商，幼年時期曾兩度前往南洋各地。因此根據其模糊的記憶，描繪各地的風土、人情，並寫信介紹其在暹羅經商的兄長張明城，待蘇曼殊抵達時就近妥善加以照顧。

張傾城頗富禪心，尤喜繪事，以師禮事曼殊，曼殊則稱其為「傾城大家」。在他贈給張傾城的「一顧樓圖」上，還字跡娟秀的錄了一闕明末女子素嘉的「水龍吟」云：

誰知臥處徘徊，謝庭風景都非舊。
畫堂塵掩，蓬生三徑，門垂疏柳。白晝初長，清風自至，流年空又。看多情燕子，飛來還去，真箇不堪回首！
昔日嬌隨阿母，學拈鍼，臨牕挑繡。斜陽樓外，熨殘銅斗，線紋舒綉。蠶欲三眠，鶯還百轉，落花時候。問重來應否銷魂？試聽江城笳奏。

蘇曼殊決計浪跡天涯，前往南洋佛國遊學，實在有其不得不爾的苦衷。他自視甚高，却與目前的大千世界扞格不入。他棄絕紅塵出家為僧，却不願乖乖的接受佛家清規的羈繫。他想要積極投入革命運動，却被有識之士評估為不切實際。因此，欲藉南遊佛教倡盛的國度，以找出今後生命的道路，開創嶄新的前途。

如果靠沿門托鉢而至南洋，萬里迢迢，阻山隔水，真是談何容易，計劃難定，心意亦決，然

則為了籌措一筆起碼的旅費，着實使他大大的費了一番手脚。日夕歡談的朋友們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倒是他的舅舅黃順豐，也就是嫡母黃翠鳳的弟弟，竟然意外的幫了他的忙。

蘇曼殊一向不喜歡與商人來往，加上對嫡母黃翠鳳心存芥蒂，所以連帶對同在上海經商的舅舅也鮮少來往。此番黃順豐聽說這位外甥欲往南洋遊學，而旅費苦無着落，遂義不容辭的慨然解囊相助，才使得蘇曼殊能够順利成行。

天生慧根講道真如

初夏季節，登輪南行，一路風平浪靜，海不揚波，不日到了暹羅。張明城安排他住進了盤谷「青年會」，並大事宣傳，說是中國高僧曼殊大師，遠道前來暹羅宣揚佛法。一時街頭巷尾議論紛紛，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這位東方高僧的廬山真面目。

第一次宣揚佛法的地點是在「青年會」的大廳，時間未到，不算太大的場地，裏裏外外人羣鑽動，被擠得水泄不通，蘇曼殊好不容易從人羣中被簇擁登上了講壇。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這位年方二十一歲，唇紅齒白，秀雅飄逸，身著袈裟，氣度雍容的少年僧人身上，他還未曾開口，就贏得了四面八方嘖嘖稱羨的輝煌印象。

說真的，蘇曼殊雖然具備了天生的慧根與禪心，就憑他在新會縣「慧龍寺」那個破廟裡不及一個月的修行，那裡配在佛教盛行的暹羅首府盤谷講經說法呢？事實上，就因為他具有天生的慧根與禪心，連夜杜撰了一篇「大乘起信論真如門

「，運用他足夠應付的英文根底，竟然面不發紅，氣不發喘的高談闊論起來。大意是說：

心真如者，即是一法界大總。相法門體，所謂心性不生不滅，一切諸法，唯依妄念而有差別；若離妄念，則無一切境界之相。是故一切法，從本已來，離言說相，離名字相，離心緣相；畢竟平等，無有變異，不可破壞，唯是一心，故名「真如」。以一切言說，假名無實，但隨妄念不可得。故言「真如」者，亦無有相謂，言說之極，因言遣言，此真如體，無有可遣。以一切法悉皆「真」，故亦無可立；以一切法皆同「如」，故當知法不可說，不可念，故名爲「真如」。

單看上面這段文字，好像頗爲玄奧，其實說穿了，他所強調的「真如」，就是「本原」的意思。人生的一切禍福災殃悉皆由妄念而生，倘能明心見性，則一切自然明淨澄澈。這是把佛家的歸真返璞與道家的澄淨澹一加以揉合，再以儒家的精神用理性支配人生，遂能旁徵博引，侃侃而談，使得聽衆如墜五里霧中，似醉似癡，驚異不置。

反正「外來的和尚會唸經嘛！」盤谷地方的人士，越是聽不明白蘇曼殊的演講內容，越發覺得他是一個高深莫測的神奇人物。於是一傳十，十傳百，沒有幾天，蘇曼殊在暹羅竟然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了。

學習梵文精研佛理

佛家教人返其「本然」，道家教人順其「自

然」，儒家教人行其「當然」，這「本然」、「自然」、「當然」也就是天地之理，宇宙之本元，人生之意義也。

佛曰：「皈一」。道曰：「守一」。儒曰：「貫一」。所謂「一」者，乃唯一之真理，也就是蘇曼殊所強調的「真如」。佛家主張回復人類「本性」之靈明，道家主張駕馭人類「本性」之態勢，儒家主張善盡人類至誠之德性，各家之說法雖然不盡相同，然而教人爲善則並無多大區別。

蘇曼殊巧妙的將佛、道、儒的理論熔鑄爲一，大大的吸引了暹羅佛教信徒的注意，甚至連護國大禪師也有意與這位中國來的年輕僧人參禪論道了。蘇曼殊聽到了消息，生怕他這一點短淺的「道行」露出馬脚，於是見好就收，託言前往錫蘭遊學，匆匆忙忙的離開了盤谷。

離開了盤谷（曼谷）到了錫蘭，駐錫於「菩提寺」中三日，又轉往印度。印度雖然是佛教的發源地，由於十九世紀以來歐洲經濟、文化的入侵，廣大的一片沃土，衆多人口的一個民族，曾經燦爛輝煌過的數千年的文明古國，如今却到處一片殘破，民生凋敝，一蹶不振。雖然遊歷了許多雄偉宏大的廟宇，但却絕少有高僧駐錫。據說一些得道高僧都前往暹羅去了，於是經人介紹，再到暹羅「龍蓮寺」尋訪喬悉磨長老，立志學習梵文，精究佛理。

蘇曼殊遂又悄悄的進入暹羅，找到了「龍蓮寺」，拜在喬悉磨長老門下，一心一意，摒絕外務，紮紮實實的閉戶苦讀。他發覺梵文的讀音實

在美妙無比，例如：「和尚」讀作「槃談」，「頂禮膜拜」讀作「那謨悉羯羅」，「妙法蓮花」讀作「薩達磨芬陀麗」，「偈語」讀作「伽陀」，「天地」讀作「提和越漢」，「太陽」讀作「蘇黎」，「父親」讀作「鄔波第鏢」，「母親」讀作「鄔安古切」，「媳婦」讀作「婆麗耶」，「壞人」讀作「鳩那羅」，「願意」讀作「尼提」，「衆生」讀作「禪兜」，「喜樂之會」讀作「那吒迦」。讀音委婉曲折，清麗而富韻味，而字形變化多端，兼富藝術情趣。凡此種種均使蘇曼殊大爲激賞，運用他天生的睿智和穎慧，學習起來也特別快速，不到三個月，已能閱讀梵文經典了。後來他曾經多次對友人提起：「世界文字之中，梵文居首，華文次之，西文更次矣，日文不足論也。」

百日潛修得道高僧

三個月的苦學、苦讀、苦修、苦究，蘇曼殊投注了全部的精力與時間，喬悉磨長老驚異於這個東方少年僧人過人的智慧與專注的精神，竟然在不到一百天之中，達到了別人三年尚無法逾越的境地；佛門稱爲「頓悟」，也就是豁然貫通的意思。蘇曼殊只用了三個月的時間，已經成爲得道的高僧了。

於是喬悉磨長老大爲高興，親自在殿前的菩提樹下，命蘇曼殊袒其臂膀，爲其烙上「戒印」，並傳授衣鉢經典，至此蘇曼殊已經成爲一個真正的和尚了；不需要再冒其師兄博經之名招搖撞騙，心中也感到踏實多了。

天馬行空般的個性，「龍蓮寺」中是不可能長久留得住這位放蕩不羈的人物啊！蘇曼殊有了一些成就，雲遊四海的衝動又在他心中洶湧澎湃起來。擇吉束裝就道，帶着喬悉磨長老傳授給他的衣鉢、經典及戒牒（相當於中國佛門的度牒），離開了暹羅的「龍蓮寺」，隨着一隊行旅商人到了越南，經老街進入雲南省境。一路遊覽名山大川，到達廣州再北上湖南長沙，尋訪友人秦毓鑾於「實業學堂」，已經是楓紅層層的深秋季節了。經過秦毓鑾的介紹，任教於「實業學堂」，與同為教習的當地人士楊性恂及楊篤生兄弟相友善，而與河北籍的張繼（溥泉）亦過從甚密。平

日除授課外，鎮日閉戶不出，無垢無淨，與人無町蹊。暇輒吟詩作畫，作品十九不稱心意，遂又焚之，不留絲毫痕跡。忽一日手持竹杖，著袈裟，雲遊衡嶽七十二峯去也，好幾天不見歸來，急得校方派出大批師生四處尋找，他却又若無其事的飄然歸來了。

黃夢遜是蘇曼殊任教長沙「實業學堂」時的學生，曾經在課餘之暇，聆聽乃師敘述在南洋遊學的情形，他在所撰的「蘇曼殊大師」一文中云：「師以其版依照片示余，蓋攝於越南某寺者，袒右肩，坐大樹下，臂間疤痕，隱約可辨。」實際上這幀照片就是蘇曼殊在暹羅「龍蓮寺」中苦

提樹下，受戒後所拍攝的照片。

歲暮天寒，學校放了寒假，革命黨人在長沙策劃了一次起義行動，不幸事機不密，走漏了消息，秦毓鑾等人紛紛逃離長沙。蘇曼殊因為有僧人身份作掩護，竟然大模大樣的在學堂裡好整以暇的度過了新年，開春後繼續在「實業學堂」教書，好像根本不會發生過任何事情一樣。

蘇曼殊教學態度認真，待人誠摯可親，課餘與同事及學生詩文相切磋，兼亦乘興出遊。一直避暑假後，領足了薪水，揹起包袱，又說是要暢遊衡山去也，竟然取道前往上海，一去不返了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雜誌稿約

- 一、本誌園地公開，歡迎名人傳記、軼聞趣談、真實傳奇、旅遊記趣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醫學新話等作品。
- 二、來稿請用稿紙繕寫，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者尤佳。
- 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
- 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為限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六千字（長稿取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）。
- 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誌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凡經由本誌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，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，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，本誌交由「時代文摘」或「聖文書局」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- 六、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同意，不許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- 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為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- 八、來稿無論採用與否，均不退稿（請自行影印留底），來稿請寄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